

目 錄

CONTENTS

前言 vii

導論 xiii

1. 第一言 1

2. 第二言 17

3. 第三言 33

4. 第四言 47

5. 第五言 61

6. 第六言 75

7. 第七言 89

參考書目 103

為這書創作美術插圖 107

前言



短篇作品通常不用設前言。但如果你像我一樣要向很多人致謝，前言就不得不寫了。首要的，我要感激紐約第五大街聖多馬教會（Saint Thomas Church Fifth Avenue）的教區長米德（Andrew Mead）牧師，感謝他邀請我參加他們教會那長達三小時的受苦節崇拜。天曉得是甚麼驅使米德牧師，竟邀請像我這樣的人擔當如此重任，但我非常感謝他和聖多馬教會裏的所有人，讓我有機會參與他們的復活節聚會。大

部分會眾逗留了足足三小時，我可以作證呢。

吉爾伯特 (Paula Gilbert) 讀了這些默想，給了不少非常有用的意見。其實，她的影響力遠超過她明確的建議。她可能認為只是脫口而出的句子，已融入了本書的默想中。艾爾思 (David Aers)、瓊斯 (Greg Jones)、麥金太爾 (Alasdair MacIntyre) 及韋爾斯 (Samuel Wells) 等，也對初稿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提議。我同事戴維斯 (Ellen Davis) 教授細讀這書的默想內容，我尤其感激她。她為我應怎樣改寫內文以達意，提供重要的提議。這書的默想能得聞於世 (但我未能遵照她的所有提議)，有賴戴維斯那充分的影響。

我也感激克拉普 (Rodney Clapp)，不但因他出版這些默想，更因他就這書的內容和風格提出絕妙的提議。克拉普一直慫恿我寫一本「短篇作品」，而這書就是了。我不知道這樣

的書是否會不虧本，但克拉普和他在布拉索斯出版社（Brazos Press；以及貝克出版社〔Baker Press〕）的同事，為了愛上帝和愛教會的緣故，願意出版這書。我盼望這書為那項目可派上一點用場。

這書英文版書名（*Cross-Shattered Christ*；意即被十字架粉碎的基督）取材自迪恩（John F. Deane）所寫的一首詩〈憐憫〉（“Mercy”），收錄在他的作品《粗暴對待上帝》（*Manhandling the Deity*）中。那首詩的頭兩段如下：

今早我們不聖潔地歌唱，祈禱
像我們未被破碎；扭曲
那懸掛的基督人像，伸展
於我們之上的染血木頭上；
迂迴的上帝，住在陰暗處的那位，
憐憫我們；

不死的、被十字架粉碎的基督 ——
願祢安慰的恩典臨到我們。

閱讀這書的人，如果熟悉我之前的作品，或會覺得這裏的「侯活士」(Hauerwas) 怎麼不同了。這些默想內容裏，沒有幽默 (humor) 的成分。雖然我認為「幽默」(至少非殘酷的幽默) 與「謙卑」(humility) 有深層的關係，但就這些默想的題材，我真的想不到如何可運用幽默。我也沒有爭辯，除了為著嘗試展露我們自以為是的傲慢。所以，這些默想是不同的，但我盼望讀者會在這裏找到那鼓動人的起源；我盼望那起源為我嘗試去做神學的方式帶來動力。

我把這書獻給奧克斯 (Peter Ochs) 教授。把一本「這麼基督教的」書獻給一個猶太人，看來似乎很奇怪。我告訴奧克斯，我想把這書獻給他，但希望他先讀一下這些默想，因為對

於這些內容，他可能覺得把這書獻給他並不合宜，甚或令他尷尬。奧克斯是我的好友，我知道他會實話實說。他這樣回覆：

這七言（dibberot）顯示出，你從小受到多少培育，不獨關於聖子的服事，也同時關於以色列的——關於祂的肉身（His Flesh）的。願祂的復活，如同祂的死這不爭的事實，在你裏面照耀。我想，這驅使你越過人性的自我中心；這樣的自我中心，籠罩在現代性（modernity）中的所有人，甚至教會（Church）和猶太會堂（Synagogue）。但我們當然也看到你裏面的光（Light），那份高興喜樂，是如他者般既完全神性又完全人性的，不是嗎？

「……深淵就與深淵響應」(詩四十二 7)。與我並與以色列人分享基督信仰那最親密時刻的親密，並不令人尷尬——除非愛令人尷尬。(如羅森茨韋格〔Franz Rosenzweig〕寫道，「愛我吧」這請求令人尷尬，是因它令我察覺和承認，在這愛面前，我是個罪人。)而按我所理解，這不是個單向的分享。我們被愛，也去愛。我們都是罪人，但都是蒙愛的。

這樣的回覆表示，我不用解釋何以把這書獻給奧克斯教授；他親切地，稱我為朋友。

導論



即使我是研究神學的，「奧祕」(mystery) 這個詞，也不是我常用的詞彙。甚至因我是研究神學的，才避免用「奧祕」這詞。說我們基督徒所相信的奧祕難測 (mysterious)，會引來這假設：我們所相信的並不可信。簡言之，「奧祕」意味我們所相信的有違理性和常識。我們所相信的確是有違理性和常識；但我相信，基督徒所相信的，是我們可以用來解釋萬事萬物的論述中，最合乎理性和常識的。

因此當我在這些默想中使用「奧祕」這詞去描述「三一」(Trinity)和「道成肉身」(Incarnation)的基督教教義時，我是盼望提示讀者，反思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七言，將測試我們最深層的神學確信(convictions)。「奧祕」不是指稱一個無法解開的謎。相反，「奧祕」指稱某些事我們已知道，只是我們知道得愈多，便愈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自己以為已知道的一切。所以，我盼望這些默想尊重那奧祕——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七言中所顯明的奧祕——是我們相信上帝所不可缺少的。

換句話說，我嘗試處理這七言的方式，是不去就耶穌在十字架上對我們所說的話提供任何解釋(尤其心理學的解釋)。我的確信是：解釋，即是嘗試使耶穌配合我們對事物的理解，不得不馴化及馴服上帝——我們作為基督徒所崇拜的——的狂野(wildness)。我因

而發覺寫作這些默想很難和不容易。我盼望讀者也會覺得這些默想很難讀和不容易讀。我盼望這種難和不容易非因我未能清晰地表達自己（雖我自知我常常表達不清晰），而是由於我們難以接受，在十字架上聖父犧牲聖子的實況。

毋庸爭辯，這些默想是神學性的。始終，我是研究神學的。但我盼望讀者也發現，這些默想的神學特性並不表示它們不包含有關存在的「刺痛」（*existential “bite”*）。我認為沒有別的東西，比我們今天那甚為控制人心的，以至冒充為基督信仰的多愁善感（*sentimentality*），更摧毀我們那承認被釘的耶穌是主的能力。多愁善感試圖使福音配合我們的需要，使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「個人」救主，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難當成一般躲不過的片刻間的苦難。我希望這些默想裏無情的神學特性，有助我們避免那叫我們犯罪的試探——把耶穌在十字架

上的說話，當成全跟我們有關的。

我叫讀者注意這些默想的神學特性，並不意味我對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說話的反思，比其他人對祂說話的詮釋「精明」或「睿智」。情況正好相反。我下了很多工夫，避免我對這七言的神學閱讀，取代了七言本身。神學是個服事教會的學科，而就如所有這樣的學科，它可以被那些奉召踐行這學科的人運用以獲取權力，去支配那些受這學科服事的。結果，研究神學的人談論聖經的說話，變得比經文本本身更重要。

神學是一門精緻的藝術，是基督徒羣體保持自己的故事有條理所不可缺少的。那故事包括信念 (beliefs) 和行為 (behavior)，都是那故事內容所需要的情節。所以，神學的工作是永不會完成的。神學的工作永不會完成，不單因為我們處身於瞬息萬變的世界，而是更重要是，因為我們講述的那故事，不容許任何預早

收結。那故事，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七言，迫使我們確認：過去（past）非過去，除非它得到了救贖（redeemed）；若不從這樣救贖（redemption）的角度去看現在（present），現在就不能被確信知道；而將來（future），只存在於因耶穌的十字架和復活而成真的盼望中。簡言之，至少其中一個神學任務，也是我在這些關於七言的默想中想要達成的任務，是為我們的時代提供一個適切時代的聖經理解。

不過，在這些默想中，我充其量是嘗試去點出，我們這常稱為「現代的」（“modern”）時代的特點。我不希望我怎樣理解「現代」對我們的意義，會令讀者接受或反對這些反思。不過無可否認，我寫這些默想的時候，算是頗為了解今時今日神學論述（discourse of theology）面對的困難。我寫完這些默想後，才讀到威廉斯（Rowan Williams）所寫的《聖公會

的身分》(*Anglican Identities*)。他指出今天神學要應付的難題，是「如何把植根於『極端』經歷和用語的信仰語言 (language of faith)，在中產的環境中演繹出來，而不帶為己謀私的戲碼的」。我相信，任何人嘗試反思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說話，也會面對這挑戰。我不能假裝自己成功了，但我是這樣理解這挑戰的。

在《聖公會的身分》中，威廉斯在評論到大主教拉姆齊 (Michael Ramsey) 的作品時指出，我們必須時刻防備意識形態的枷鎖，它威嚇要接管以教會為基礎 (church-based) 或以教會為中心 (church-focused) 的神學。我當然提出了這樣的神學，也不會愚笨到否認這些默想裏充分呈現了神學的強調。威廉斯指出惟一方法，可以避開這樣的枷鎖，就是要記得即使教會在聖餐 (Eucharist) 時可能完全稱得上是教會，它的生命不因聖餐而被耗盡：

有一種生命是時常竭力要在「會眾」(assembly)以外，覺察會眾所宣告的。在那個處境下，神學需要指稱「羞辱」(humiliation)，以致識別在崇拜中它的作為的先知式含義 (prophetic import)，尤其甚至連崇拜的表達方式和結構，在任何會顯示出不公正或背離福音的時候（如當被按立的職事談及某種形式的社會排斥，當儀式談及焦慮或奴役，或當語言喚起離間或壓迫的形象）。

我盼望這些默想，有助我們指稱那種基督徒敬拜上帝之核心的「羞辱」。我全心相信，面對經常引誘人背離福音的試探——教會歷史已充分展示了的試探——今天的基督徒靠嘗試仿效寬容的假謙卑，是不能抵抗的。更確切的

是，所有的扭曲，因「為己謀私的戲劇性」，似是比沉悶的更佳選擇，所以更為吸引；要抵抗意識形態扭曲我們信仰（faith），基督徒的惟一資源，是我們對基督在十字架上向之禱告的上帝的信仰。

這位上帝，這位以詩篇祈禱的上帝，用特納（Denys Turner）的說法，這個上帝「超乎我們所能理解，並非因我們不能言說上帝，而是因我們被迫言說過多」。情況不是彷彿我們欠缺言說上帝的事情。相反，我們發現，從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說話最清楚發現，無論我們怎樣言說上帝，都不能道出上帝真貌。上帝的黑暗，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最清楚可見的黑暗，是過度的光。並非「上帝是太不確定的（indeterminate），以致祂是不可知的；上帝是不可知的，因祂太徹底可確定，因祂太過完全實現（actual）。那神聖的不可知性在於那過度

的實現 (excess of actuality) 中」。只因在「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！為甚麼離棄我？」這句話，最確定地把上帝揭示出來，因此基督徒決不可以為，可將上帝據為己有，而非反過來，自己被他們敬拜的上帝所有。

上述沒有「解釋」我對耶穌這最後七言的默想。我在第一言的默想引述了巴爾塔薩 (von Balthasar) 在《復活節的奧秘》(Mysterium Paschale) 中一段很長的文字，我只是盼望這篇導論有助一些讀者明白，為何那段引文對闡述餘下六言那麼重要。若沒有巴爾塔薩的超凡著作，我不知道我能否寫出這些或許缺乏創見的默想。(我寫作這些默想時也運用了其他資料，但我不想讀者為註腳分心。取而代之，我在這書最後附加了一個參考書目，列明我曾用的資料。)

我於上文已坦承，我覺得寫這些默想是很

難和不容易。我甚至不肯定，自己所寫的是否適合稱為默想。它們明顯不是講章。它們也不是純神學（theology proper），但我是否曾寫過「純神學」（“theology proper”），這也說不定。但無論書中所寫的算為何物，我盼望讀者將會發現，像我被迫發現一樣，藉著耶穌基督的生、死和復活，我們此生已得救贖——確已成真，實在是不可思議。

1.

第一言



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；因為
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
得。」（路二十三 34）



©2013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
版權所有．請勿翻印

試 回想摟抱剛出生的嬰孩，或攙扶起病重並垂死的祖父母或年老朋友的一刻。我們不禁想去擁抱自己心中所愛，但他們竟是太珍貴、太脆弱、太美麗，令人不敢抱緊。耶穌在極度痛苦中說出這些在十字架上的說話，使我們落在同樣的景況。我們立時被這些說話牽引，卻又意識到自己不能參透它們的力量，害怕把它們拿起來捧讀。

這樣害怕，非無道理。我們害怕一旦參透了十架七言，我們珍而重之的一切就會受到威脅——這是指，活著的每一日（the everyday）。

人活著的每一日，常常會面臨死亡的威脅，但我們依賴那些否定死亡（death-denying）的例行常規，使生活回復正常狀態。但這樣的死，這幾句註定死亡（death-determined）的說話，絕非等閒。這是上帝兒子之死，是涵蓋死亡之死，要挑戰我們的假設：我們以為自己已經、或能夠按自己所定的條件去「跟死亡講條件」。去參透這死亡，跟這些說話打個照面，意味人生決不可能回復正常。

這第一言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；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」，似乎可給我們安慰。可是，巴爾塔薩在《復活節的奧秘》中提醒我們，這一句話被當成「第一言」，是由於要協調四福音；而這個協調的做法是個問題。事實上，巴爾塔薩主張，十架七言之第一言，應是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中，我們讀到的、在十字架上的惟一一句話，而那是個被離棄的呼喊。

無論如何，劈頭說：「以利，以利，拉馬撒巴各大尼？我的上帝！我的上帝！為甚麼離棄我？」我們實在承受不了。若這人是上帝的兒子，我們怎樣理解這樣的呼喊才好？我們不禁會想：「祢若是上帝的兒子，豈可這樣說話呢？祢若是上帝，是三一的第二位格，祢怎可能被離棄？」如此的上帝，顯然成問題。詩篇中開了不少先例，表達被上帝離棄，但我們認為詩篇是寫出我們的絕望，道出我們被離棄的感覺，而非上帝被離棄。所以，我們假設，上帝用詩篇來祈禱不成體統。面對十字架上的這些說話，我們幾乎沒可能忍住不去保護上帝，不讓上帝做上帝。因此，我們找方法解釋耶穌怎麼或為何可以說出被上帝離棄的話來。

巴爾塔薩必定是弄錯了。耶穌最先祈求寬恕一切要把祂釘死的人——別忘記，要釘死耶穌的人可能包括我們在內——似乎給我